

續三俠刻

中

单田芳



单
田
芳

续王侯列

中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哈尔滨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昆仑侠掌震陈斗虎	张平化教训窦大雕…… (1)
第二十六回	铁伞仙访友李家店	金头虎智激邓飞熊…… (25)
第二十七回	二小夜探陈家庄	胜英怒登平地擂…… (48)
第二十八回	胜英怒打窦占坤	薛成求援飞龙寺…… (68)
第二十九回	四名僧奉命下杭州	昆仑侠被迫立文书…… (86)
第三十回	许光远自食其果	蒋伯芳掌震四僧…… (106)
第三十一回	窦占坤求师铁窗山	崔兆令一下飞龙寺…… (128)
第三十二回	无名叟警告有名僧	马德超怒闯李家店…… (148)
第三十三回	昆仑侠痛责金头虎	逍遥侠大战何精武…… (168)
第三十四回	崔兆令献艺灵隐寺	蒋伯芳威震杭州擂…… (188)
第三十五回	李家店师兄救师弟	两贼魔夜探陈家庄…… (205)
第三十六回	偷鸡不成反丢把米	欧阳昆仲虎口余生…… (224)
第三十七回	金头虎难中办大事	蒋伯芳死而又复生…… (242)
第三十八回	二小下书闹匪窟	双方角逐平地擂…… (263)
第三十九回	破擂台树倒猢猻散	获全胜群寇落法网…… (283)
第四十回	听谗言许夫人多事	设圈套小武侯显能…… (296)
第四十一回	小胜奎无知陷虎口	赵松年报恩下血书…… (309)
第四十二回	赵松年因祸得福	神镖将立功受奖…… (324)
第四十三回	昆仑侠忍痛散众	金头虎三路派兵…… (338)

第四十四回	四小深山救难女	二老误走渔户村……	(348)
第四十五回	破竹城夜探珍珠岛	入虎穴兄弟得相逢……	(360)
第四十六回	救人不咸空欢喜	荒岛避难遇知音……	(371)
第四十七回	电光侠受托松竹观	救胜奎计上九龙山……	(388)
第四十八回	白玉祥一心选佳婿	周明远脚登两只船……	(405)
第四十九回	因招婿盟兄求义弟	为救人义弟劝盟兄……	(418)
第五十回	九龙山前起烽火	四小大闹海口庄……	(430)

第二十五回

昆仑侠掌震陈斗虎 张平化教训窦大雕

昆仑侠胜英双手把武万春接住，轻轻放在地上，武万春疼痛难忍，强打精神回头看看，一眼认出胜英来了。

“您不是昆仑侠吗？”

“正是胜某。”

“唉呀，恩人哪！总算我见着您了，死我也闭上眼睛了。”

胜英再三称谢并问道：

“武老英雄，您这是从哪儿来？”

“唉，别提了。”

武万春忍着伤痛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他说：

“恩公，自从您在黄河套救了我们一家老小，我就一直牢记在心，铭刻肺腑。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我之所以有今天，全是昆仑侠赏给我的。可恨陈斗虎众贼寇自不量力，在杭州设摆平地擂，口口声声要与恩公决一雌雄。我闻讯之后怒火千丈，把豆腐房也卖了，伙计们也打发了，您没看见吗，我拉着棺材来的，我准知道好不了，但是为了给恩公报仇，我要跟他们决一死战，这条老命我豁出去了！”

胜三爷深受感动啊，看来武万春是个有心之人。胜英道：

“先别说了，我看你伤势挺重，来，让我好好看看。”

说着，让武万春躺到地上，三爷把他的裤腿往上一卷，大吃一惊。一看腿折了，红肿粗大。三爷一皱眉。

“老英雄你腿折了，不过不要怕，我这有最好的丹药。”

三爷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来，这瓶里有“七寸丹接骨丸”，那可以说是灵丹妙药，上三门制造的。三爷给武万春敷上，然后又取出止疼药，一面敷伤口，一面让他服下去。吃完了就不那么疼了。这时候店主东李林，两位小英雄张大猛，张小灵也赶到了，胜英让他们赶紧把武万春送回店房养伤。

众人把车辆赶过来，把武万春抬到上面。武万春还想说话。

胜英道：

“别说了，咱们回店再谈，你快回去养伤。”

就这样把武万春拉走了。正当胜英他们为武万春治伤的时候，台上的塞北达摩韩天化，一脚蹬下武万春，他就觉得了不起了。把胸脯一拔，脑瓜一扑棱，高声喊喝：

“呀——呔！众位，知道我是谁吗？塞北达摩韩天化是也！我大师兄吞江巴下陈斗虎，我师父乃是独霸江南的窦占坤。要提起我们爷们来，无人不知，哪个不晓？今天我们立这座擂台不是为别人，就是为老匹夫胜英。可笑方才那姓武的老者，他给胜英溜须拍马捧臭脚，为了警告警告他，这才把他单腿踢折，也是他咎由自取，休怪姓韩的意狠心毒！胜英啊胜英，你来没来？你怎么就不敢登台呢？有种的上台来跟塞北达摩比试比试，你要不来我可要说难听的话了！”

就在这时候，就见台下有一人飞身跳到擂台之上，高声断喝：

“呔！韩天化，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口吐狂言？老爷

子来了。”

韩天化以为是胜英呢，倒退几步，定睛观看。一瞅眼前站个老者，个头不高，但是挺精神。老头的小辫在脖子上盘着，两只眼睛烁烁放光。韩天化看罢多时，一想，这不是胜英啊，这是谁呢？

“呔！你是哪一位？”

“哪一位呀，让你知道知道，我乃诙谐老人姓张叫张平化。”

“啊，你是张平化呀，没听说过。姓张的，我叫的是胜英，你来干什么？”

张平化闻听一笑：

“我来干什么？是亲三分向，胜英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说的好话我满意；你说坏的我不爱听。今天老爷子上台来教训你了。”

塞北达摩一阵冷笑：

“老匹夫真是自不量力，就凭你还敢在我面前口吐狂言？刚才那姓武的你看见没有，他腿怎么折的？难道你要跟他学学不成吗？”

张平化也乐了：

“对！是该学学。但学的不是我而是你。韩天化你记住，刚才你怎么踢的武万春，我就怎么踢你；你把他左腿踢折，我也叫你左腿架拐，你信不信？”

“哎呀！老匹夫你还敢吹吗？”

“这不是吹，打你就象打小孩差不多，不信试试。”

“好哇！老匹夫，我要的是胜英可不是你。既然你来了，这叫飞蛾扑火自来送死，休怪姓韩的不客气了。着！”

出手就是一掌。张平化看关定势，往旁一闪把他这一掌让过，使了个“海底捞月”接住他的手掌。塞北达摩把右手撤回，探左手，使了个“单风贯耳”直奔张平化的耳门；张老剑客使了个缩颈藏头往下一蹲，“啪！”就是一脚蹬他的迎面骨。韩天化往空中一纵把这一脚躲开，就见他在空中一换式，使了个“泰山压顶”，手往下砸，打张平化的天灵盖，张老侠客往旁边一歪头，此掌走空，老侠客接着使了个穿心掌打塞北达摩的前心，韩天化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往旁边一躲，老侠客是一掌砸空，二人差招换式战在了一处。

要说塞北达摩韩天化也真有两下子，不光是说大话，果然比那个薛成的能耐胜过万倍。就见他身形乱转，两臂齐摇，呼呼挂风。可是有一样，他要是跟张平化张老侠比起来可就差多了。就见张老侠自然从容，象玩儿似的那么轻松自在，滴溜溜身形灵动，接架相还。打来打去，到三十多个回合，张平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上边一晃他的面门，底下使功夫了。左腿一立，右腿抬起来，直蹬他的小肚子，“着！”一脚就过来了。塞北达摩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这一脚蹬空，他哪知道张平化使的是虚招，就见他迅速把右腿收回，伸出左腿，两脚一错步，喊了一声“真招在这儿呢，着腿吧！”又是一腿，直奔塞北达摩的迎面骨。韩天化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咔！”的一声正给蹬上。韩天化连地方都没动，“吭嗤”一声跌坐到台上，“唉哟，可疼死我了！”顿时汗珠子下来了，嗷嗷怪叫。

张平化把掌往空中一举在他面前晃了三晃。说道：

“塞北达摩，这滋味儿怎么样？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哪！是你自己找的。老爷子我手下超生，不然的话，

手起掌落，我打碎你的脑袋！”

张平化说完往下一撤身，冲后台喊：

“喂，立插的，带胳膊带腿的，有活气儿的滚出两个来，把这人给我拽回去，别扔在这儿现眼，我瞅着窝囊！”

他还有理了。单说陈斗虎，在后台坐着，听着前面恶战，心里就有点紧张，挑帘笼一看，发现师弟不是人家的对手，刚想过去替换已经来不及了，这一腿就给蹬上了。

陈斗虎一跺脚：“呀！完了！”谁知道废了。这时候跑出去几个伙计，七手八脚把韩天化抬到后台，陈斗虎亲自验伤。一看腿折了，这一下踹得可太重了。陈斗虎问韩天化：

“师弟，你能挺住不？”

“唉呀，疼死我也！”

“咬着点牙，我马上给你接骨。”

凡是练武之人对黑红两伤都有研究。你想，每天都在动武。对这方面不掌握，不得吃亏吗？所以都有个预防。

陈斗虎挽挽袖子，亲自动手把腿给他接好，也吃下接骨丹，止疼散，韩天化这才不叫了。

“师兄啊，给我报仇！”

“嗯，师弟你略等片刻，看哥哥我的。”

再看陈斗虎站起身来，有人把帘笼一挑，迈大步走到前台。

张平化转身刚想走，被陈斗虎拦住：

“且慢！老朋友，请问你就是诙谐老人张平化吗？”

“不错，正是老朽。这么一说你就是震插的总插官，吞江巴下陈斗虎喽？”

“嗯，正是某家。张老侠你可不对呀！我们打的是胜英，

斗的是昆仑侠，跟你毫无关系。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跑这儿给胜英拔横来，能得什么好结果想过没想过？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打人家一拳，须防人家一脚，你把我师弟蹬了，我能答应不？我现在就废了你个老匹夫！”

陈斗虎双臂一晃，往上一蹦就是一掌。张平化往旁边闪身躲过，赶紧换招动手，两个人打到一起了。

等这两人一交手，张平化偷眼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一看这个“吞江巴下”，比那个“塞北达摩”高得可不是一点半点呀！第一此人身法快；第二掌上挂风，从他掌法上看，确实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往前发掌重有千斤，打到身上骨断筋折，我可要多加谨慎！

另外，陈斗虎也发现诙谐老人张平化更不是等闲之辈。别看年纪不小了，但是身体十分灵活，两只掌上挂风，拍到身上也将是骨断筋折，陈斗虎也是格外留神注意。

俩人打到四十回合未分胜败。这时呢，胜英已经命李林把武万春送走了。胜三爷把一切事情料理停当，抬头一看，老哥哥张平化跟陈斗虎打起来了。三爷知道，人的力气是有限的，刚才我老哥哥已经打过一阵，一定气力不佳，不如我上去换换他。三爷想到这儿，周身上下，紧衬利落，脚尖点地，飞身形“噌！”就纵到台上。

“老哥哥，请到旁边休息，让胜某来对付！”

张平化可真有点累了，一看胜英来得正是时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哎呀兄弟，你来了？”

“嗯。”

“你可千万注意，这小子挺厉害！”

三爷点点头。张平化一笑：

“陈斗虎，便宜了你。”

说着话飞身跳到台下，回归看台休息，给胜三爷观阵。

单说三爷，手托银髯冲着陈斗虎一乐：

“总擂官，你要的不是胜英吗？胜某来了！”

陈斗虎一看胜英的精神头还是那么足，跟当年没什么区别，似乎比当初的精力还要充沛！

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陈斗虎咬着牙一阵狞笑：

“老匹夫，你还活着？哼，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胜英啊，你怎么才来？你要早蹬台我早就叫你趴下了，你来的正好，你我二人大战八百合怎么样？”

“且慢！”胜三爷一不慌二不忙，微微一笑：

“陈斗虎哇，我有一事不明，想当面领教！”

“啊，那你说吧。”

三爷道：

“我不明白，你无缘无故在杭州立什么平地擂，指名点姓叫老朽登台，这是何意？”

“胜英，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呢？别人不明白，你应当清楚哇，难道说五年前的仇恨你就忘记了不成！你就没想想我义父窦占坤占据多宝山的南坡，贺家庄的贺天雄占据多宝山的北坡，我们两家由于利害冲突展开混战，其实我们打得谁胜谁败跟你毫无关系。你保镖路过多宝山，仁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站在贺天雄一边，欺压我们师徒哇！在动手之时你那个好朋友古英赶到当场，使了个下马威——老和尚撞钟，逼着我师父把多宝山让给贺天雄一半。胜英啊，这事你忘了吗？从那以后我义父一病不起，躺了四十余天哪！你

欺负了别人，别人就不报复吗？实话跟你说，当初我的功夫还不高，只好忍气吞声。胜英啊，别的话你别说了，有能耐就把我打败，过去的事情算烟消雾散；没能耐要叫我把你打败了，你是咎由自取，五年前播下的种子今天开了花了。这你还不明白吗？”

“原来如此。”

胜三爷长出了一口气。

“陈斗虎，我这个人向来不说大话，我看你这叫恩将仇报哇，当初我一手托两家，给你们公平解决纠纷，哪点不对？说我欺压了你们师徒，这叫强词夺理。我没伤你们的人，没动你们的一草一木，怎能谈到欺辱二字呢？那古英古老侠当初赶到了，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怕你两家动手出了人命，将来后果不可收拾，这才使了个绝活，一头碰倒界石碑，解重危于一刻，有什么不对呢？你们师徒不感恩戴德倒也算了，相反恩将仇报。特别是你，又跑到这儿立平地擂，口口声声叫我登台，把恩人看成仇人，其心何其毒也？他既然叫独霸江南，江湖上也算有一号，如果做出这种不合体的事来，岂不被武林之人耻笑吗，嗯？我看咱俩先不要伸手，你回去把你义父找来，我们俩当众解决，能不动武还是不动武的好，如果真闹翻了，对谁也没好处。你看如何？”

“呸！少要胡言，我义父来不来跟你没关系，到时候你不让来，他老人家就许来了。要想见我义父可以，除非你把陈斗虎给赢了，赢不了我，门儿都没有。我再告诉你，这是擂台，乃比武的所在，可不是闲谈的地方，登台的人就得比武，不比武你就别来。胜英，今天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你是走不了啦！”

“是吗，看来你是一定要战？”

“一定！”

“果然要战？”

“果然！”

“你可别后悔呀，人怕逼、马怕骑，胜某所说绝非是怕你。既然如此，可休怪老朽无情了。”

“你就来吧，废话少说！”

陈斗虎往上一纵，使了个“夜叉探海”，手掌直奔三爷的面门；胜英上左步闪身躯“刷”把掌躲开；三爷伸出两个指头来点他的“寸关尺”，真给点上陈斗虎就得半身麻木。再看陈斗虎急忙撤右掌出左掌，这叫“勾挂连环掌”，直打胜英的花盖穴；胜三爷吐气吸胸往后一闪，陈斗虎一掌走空，三爷赶紧使了个“海底捞月”在底下往上一接他的掌，来了个“金丝缠腕”，陈斗虎急忙把右手撤回，蹦起来就是一脚，直点胜英的心门；三爷滴溜一转身，他这一脚点空。就这样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打了个难解难分哪，台上台下老百姓看得目瞪口呆，全都被牢牢吸引住了。

再看胜英，偌大年纪须发皆白，在台上身形翻转，就象年轻人一样轻快，手伸出来那么柔软，但是重有千斤之力呀！再看陈斗虎也不示弱，此人四十左右岁，血气正旺的时候，正在壮年哪，而且他还有把子力气。两个大巴掌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打到谁身上也受不了，难怪有人替胜英捏着把汗哪！

单说昆仑侠偷眼观看，老爷子心中十分不悦，为什么呢？他就发现陈斗虎哪一招都是下的毒手，恨不能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快。三爷心中暗想：陈斗虎哇，你真要是给你师父拔横，真想报五年前的仇恨，无非打我一掌，踢我一脚也就算

了。咱俩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哪，何必下此毒手呢？要是这样的话，可休怪胜某不客气了。三爷想到这儿，还是没下死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且慢。”

陈斗虎吓了一跳：

“胜英，因何不战？”

“姓陈的，我看咱俩打到现在就可以了。你也知道我怎么回事，我也领教过你了。现在咱们最好是好说好散，你把平地擂撤掉，我跟你义父可以公平谈判。再往下打，恐怕就不方便了吧？”

“嗯，这话什么意思？胜英你吓唬我吗？你不就这么两下子吗？姓陈的都看在眼里了。噢，你怕栽跟头，你怕再打下去气血衰败不是某家的对手，因此半截腰想下梯子呀？没门！告诉你，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着拳！”

“啪啪啪”这小子进攻更凶猛了。三爷一瞅，跟他讲理是行不通了。象这样不懂人语的东西必须给他留点记号！

三爷把压箱底的招可拿出来了，使的是“八卦金莲掌”。胜英这掌平易是不使用的，今天实在是被逼无奈了。这掌法一出，再看陈斗虎就不行了。唉哟！怎么回事？陈斗虎发现胜英跟一条老虎相似，摇头摆尾，身形转动，把自己转的是眼花缭乱哪。心说这老匹夫还有后劲呢。他正在手足无措之时，胜三爷“刷啦”一转身，正好躲到陈斗虎背后，把左掌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陈斗虎，休怪胜某无情。”“呼”就是一掌。书中代言，这一掌叫“大力金刚掌”啊。一开始胜英使十成劲，掌走到半截腰，一转念还是留点情吧！就又减下一半，剩下五成劲，正拍到陈斗虎后背上，“啪——”这一

掌不要紧，把陈斗虎打得“吭哧”一声就摔倒在地，“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

三爷赶紧过去把他搀扶起来：

“斗虎哇，全怪老朽失手，我把你打着了，你要多加担待。”

“哇——！”陈斗虎第二口血又喷出来了。此时的陈斗虎觉着胸膛发热，就好象百爪挠心一样，四肢麻木，脑袋发沉，想说几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候，后台的人冲出来，惊呼道：

“哎哟哟，总插官！”

众人把陈斗虎架住，拖往后台。陈斗虎这才缓过一口气来，用手指着胜英：

“老匹夫胜英，你记住，我非报这一掌之仇不可！我请我干爹去，你怎么打的我，我让我干爹就怎么打你！”

“哇！”第三口血又喷出来了，他立刻人事不省。陈斗虎一被架到后台，这仗就没法打了。这叫旗倒兵散。总插官都吐血了，别人还敢出来吗？

薛成宣布今天擂台结束。临宣布结束时还跟老百姓说：

“乡亲们，我们可没完事呀，你们记住，这插改日还接着打，不把胜英废到杭州，我们绝完不了，胜英你等着！”

说完回后台，用车拉着陈斗虎，这帮小子狼狈不堪回家去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表胜三爷，他一从梯子上下来，老百姓全围拢过来了：

“老侠客您真高，这一掌打得真痛快！”

“老侠客，看您没使劲，怎么打得那么重哪？真不愧是昆仑侠，这回我们可开了眼了，真是神人！”

胜英向老百姓频频招手致意，回归看台，等老少爷们几个凑到一块儿，胜英道：

“赶紧回店，商议下一步。”

张平化等人点头，从看台上下来，飞身上马回归店房。回到店房之后，胜英同大伙一分析，这个擂台是结束不了哇！出于胜英的本意不想纠缠下去。本来嘛，自己这次远离家乡的目的就是图个清静，这回可好，不但没清静相反比当初还热闹了。你说半截腰撤梯子又交待不下去，给别人留下麻烦，三爷如今的形势是骑虎难下呀！事到如今也只有奉陪到底了。而且胜英知道，这一掌打了陈斗虎，让他当众出丑，大口吐血，能完吗？陈斗虎说的很清楚，要找他干爹窦占坤，因此胜三爷就得在这里挺着。想干也得这样，不想干也得这样。胜英等在店里听信儿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表陈斗虎。他被众人抬回家去，家里顿时乱作一团，赶紧找郎中进行调治，好不容易才把血止住。仗着陈斗虎功底好，这小子身体也结实，休息两天就能坐起来了。陈斗虎咬牙切齿，用手指着杭州方向：“胜英啊，老匹夫，我跟你没完！”

然后他把薛成叫到眼前：

“师弟，你辛苦辛苦，拿我一封信赶奔江西南昌面见师父，让师父无论如何速速赶奔杭州。你把这几天的情况都跟他讲一讲，找老人家来跟胜英报仇！”

“好吧！”

陈斗虎忍着伤痛亲笔给师父写了封信，然后封好交给薛成。薛成带了四个仆人，准备了千里快马，飞身赶奔江西。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多宝山下窦家庄。在府门外下了马，薛成命人往里边通报，不多时有人告诉他，师父在大厅等候。薛

成整冠抖袍，把马鞭交给仆人，迈大步来到正厅，一看师父正坐着吃茶。薛成赶紧走上几步：

“师父，我们来求您了。”

“嗯！”独霸江南把脸往下一沉。

“薛成，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唉呀师父，大事不好，我大师兄叫胜英给打了！”

“嗯？怎么打的？”

“唉哟师父啊！”

薛成往这一跪，哭诉前情，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最后把陈斗虎的亲笔信往上一递。这时窦占坤把书信拿在手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叫唤：“哇呀呀呀，气死我也！胜英啊，新仇旧恨我是非报不可。来人，把五个少爷给我找来！”

五个少爷是谁？就是窦占坤的五个儿子，号称“江西五虎”。

大儿子叫窦大雕、二儿子窦大鹏、三儿子窦大勇、四儿子叫窦大猛、五儿子叫窦大成。再看这五个儿子就象五尊金甲天神一样，从外边走进来。

“参见爹爹。”

“你们听着，现在我要领你们前往杭州找老匹夫胜英算帐，马上下去准备，明天咱们起身。”

“是！”这五个儿子转身退出去。窦占坤让薛成也下去休息，薛成领命退出。

窦氏五虎准备一桌酒席招待薛成，在酒席筵前详细询问插台的经过。薛成知道这五个小师弟，一个赛着一个的那么厉害，就在这煽风点火。